

Fuyun Nianhua

# 浮云年华

27岁 著

Fuyun Nianhua

浮云年华

劉子壯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浮云年华/刘子叶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5387 - 2249 - 9

I . 浮... II . 刘... III .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638 号

**浮云年华**

作    者	刘子叶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冀  洋
责任编辑	冀  洋
出  版  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 - 85677782 发行科：0431 - 85677782
网  址	<a href="http://www.shidaichina.com">www.shidaichina.com</a>
印  刷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品 人 / 张四季  
选题策划 / 冀 洋  
责任编辑 / 冀 洋  
技术编辑 / 赵 宇  
装帧设计 / 子 骊

一个生活在灰暗里的男孩，在生活中由沉默寡言变得开朗起来。生活能改变很多，爱与恨让他变得坚强。抱着梦想，他筑起了自己生活的城堡，也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 序

很多东西都如绽放在天空中的烟火，稍纵即逝。现在如果让我选择是否愿意在人世间重走一遭，我真的不知道是否应该重新来过。我不想失去已挽回的亲情，我也不想失去那份饱经风霜，经历了一波三折、辛辛苦苦得到的爱情。每个人的生活给自己留下的是什么？我不快乐，因为生活给了我坎坷、忧愁、无奈。但是我要努力地走下去。我的选择只能是继续，接受事实，不再逃避，努力向前。

一段无法说清的经历，我走得磕磕绊绊，我不知道算不算。它给我留下的是什么？让我想到的是什么？愧疚还是恨，或许——我应该忍着伤痛和小柔开始迷茫的生活。看着天上的云，也许里面有一片是我和姗姗，我们飘散了。而我和另一片云——小柔融合了在一起。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要经历一段坎坎坷坷的路才能找到。什么是最珍贵的？难道老天真的在玩弄我的命运吗？

二十多岁的人，四十多岁的经历，八十多岁的想法。活到现在，才知道我是个什么也想不明白的小屁孩儿。自以为看破红尘，其实我还早着呢。就是因为我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不知道什么叫自知之明。所以，现在一塌糊涂。

我就像是生活在阴暗里的一只披着白色皮毛的小老鼠，黑暗得让人窒息，到处都是迷茫，到处可以触碰到绝望，让人们不能发现我是白色的。没办法，我只是愤世嫉俗罢了。只是想从阴暗中走出来而已，过着有阳光的生活。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不用那么努力地挣钱（除了挣钱还能做什么，干什么都得要钱不是，或许我真正追求的不是它），更无须一群人整日勾心斗角，什么都是浪费，尤其是生命。虽然说有点儿不思进取，可是那也不是我想的。我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过资本主义社会来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虽说是初级



阶段，但对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生活太好，腹肌都看不见了）的文化人来说足矣。我们没经历过炮火连天的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斗争。总之，我们衣食无忧那就是天下太平了，省得我们把小小的世界弄得鸡飞狗跳，狼藉一片。

我握着手中的铅笔，描绘着一切，一切我们的感觉，或许记录下来的东西才能算真实。姗姗、晶晶、我、老掰、鹏远、老邢、金兰欣、席建聪、曹亮、林菲儿，还有广大的青年群众们。我们都好似被风吹动的云，随风飘摇，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会变成滴滴雨水，落到世界各地，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天地，过着我们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带着我们的理想去飞，找到我们可以滴落的地方……

我很喜欢江畔，尤其是无人停留的时候，很静，或许也是因为太孤僻了。我可以静静地描绘着眼前宁静的一切：黄昏的夕阳特别美丽，就如卸了晚妆的新娘。树，被照得泛着一点儿黄。沙滩，也被涂上了一层金黄。我是个幻想主义者，看到美好的东西就会联想到很多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我和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一棵茂盛的柳树下，两个人共赏美丽的夕阳，看着微波粼粼的湖面，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花香。多么浪漫的事情啊！可是没银子（钱）什么也做不了，只是幻想而已。

为了捕捉这个画面，我不知等了多少天了。就是这天，天气、时间，刚刚好。寻觅了好久的感觉，终于被我找到了。我仔细描绘着，很满足，完成它心中自然也少了一件事，或

许这就是执着的果实。但是，这幅画里还有一点不足。那就是——瞬间飞过的鸽子或是大雁。可是哪儿有啊？

也许，我们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从那次邂逅，也许是因为我装“大头蒜”和机缘巧合改变了我预想的生活轨迹。

六天了，没有一滴的雨。在这个季节里，六天里没有一点儿雨，真是令人难熬的事。也许明天就会来吧！我安抚自己说。时间快到了，疲倦了一天，还是早点儿回去了。

又看到了她，我总是看到她。还是在那里，还是一样的浅青色的短T恤，还是一样的棉白长裙，还是那么的……可能是我没事憋的，都要出病了。

“先生，买枝花送朋友吧！”

男人没有理睬。我在想，她一天能赚多少钱。要是照这样的情况看来，这一天也就挣到头了。别人可以自食其力，无论是多少。我呢？不知道……人都是有上进心的，我是没办法和他人比了。

“我买一枝。”脑袋一热，我不知道为何就买了一枝。东北人，有自己的个性，也可能因为我太爱管闲事了。

女孩木讷了，有点不知所措，递给我一枝：“嗯……我送你的。”她的脸有点儿红，或许她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主动在这样的地方买花。在这儿卖花都是找成对儿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感觉脸上一热，顺手掏出了一张五十元递给了她：“下次找吧。”我提起画板离开了这条喧闹的街道。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儿灰暗，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是我不喜欢。不知道何时开始有消逝自我的感觉。



回到我的窝棚（我家）。东西丢得乱七八糟。没有换的床罩，上周穿过的衣服，书，到处都是。觉得自己好像是堕落了。看着那枝含苞待放的火红玫瑰插在矿泉水瓶子里，心里有点儿后悔。那可是五十元啊！我一个月还得靠我那个父亲给的七百元钱过日子呢，就这么白白地把五十元钱换了一枝玫瑰，想一想，我是不是傻啊！太爱管闲事就是不好。现在的我找不到合适的临时工作，天天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反正是弄不到银子，只是画我喜欢的画。我再也不想靠我那无情的父亲的救济过日子。与其这样，倒不如我再向他借一笔钱，继续考。长痛不如短痛，到时候我把欠他的和他欠我们的那笔账好好算算，做个了断。再说我也不能自甘堕落不是！毕竟上学是件好事，省得在社会上学坏了，要是到时候学坏了，可真的是为时已晚了。我本来也知道自己不是好人，但也不是什么坏人，可是要是走下坡路就快了。

现在的大学生到处都是。就像是漫天刮起的沙子，多得要命。我可不想毕业后变成一个待业青年，游手好闲，窝在家里，让家里养活着。况且，我以后还得照顾我妈。这也是被逼出来的。躺在床上，又想起那个卖花的少女，我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眼前一幕幕地播放着流金岁月的画面……

去年的这个时候，正是我最阳光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有一个精神依靠，可是今年呢？失去了？不，不曾失去。因为，我不曾拥有过；因为，我只是那个人的过客。我那时的爱情是别人施舍来的，我狼狈不堪。但是，我要谢谢她，是她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坚强。我只是拿的起放不下，没什么，



我学会了坚强，就像高中学习那样，什么都可以学到。我再也不是一个告别处男后兴奋得手足无措的小男生了，过去的那个人死了，现在的我是个新的个体，不受其他人所左右的人。时间匆匆而过，转眼好几年了。这回我知道写作文时说的时光如水和岁月如梭是什么玩意了。

高中时我很想拥有一段海誓山盟、地久天长的爱情，但我胆小，连和自己喜欢的女孩说话都不敢，就更不用说和喜欢的人表白了。要是无意间碰到了心里的那个人，心跳就会急剧加速言语不清，有点儿像是脑溢血后遗症似的。就是因为这样，我还被老师当做好学生提名升级了，不知不觉有点儿怀念的感觉。

忘了那天什么时候上的晚课，任课老师有事没来，我们班主任就开始说教了。

“咱们班里现在有一部分人在交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我就不说了，你们也明白，我觉得你们现在是不是早点儿，你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时候，哪儿来的那么多时间在一起整乱七八糟的事。你们也克制一下自己的行为，让别人看到了不好。这不是给班里抹黑么！再说，我这都是为了谁啊？”其实老师都是这样，就怕自己的班级有点儿什么问题。上头知道还得下来找他麻烦，与其这样他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你还不是为了你那点儿工资，不扣你薪水就好了，你就别指望涨薪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说。其实也对，哪个人不希望收入高呢，干什么都要钱，这是我们公认的。

“老师，现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也就这样了。你不就

是担心你那点儿工资吗？老师，现在这样的多了，你就见怪不怪得了。”又是曹亮那小子，班里最爱接茬的就是他。我问过他为什么总喜欢接话茬，他告诉我他也不想，就是因为讲台上的那个人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不说主题，真烦人。所以我就情不自禁地开始和他理论了。也难怪了，现在的学生最怕老师唠叨，一唠叨那就是个没完没了的，都能让你知道发疯是什么感觉。

“现在不只是咱们班，别的班也有。你们也不能看别的班啊！我就是为了那点儿工资我也得说说这事。咱们再把话说大点儿，现在学校里最好的班就是咱们班，你们要是都像别的班似的，那还叫什么好班啊？再说，你们也不是不知道，现在学校在招生。人家家长来给孩子报名，看到你们这样，对学校影响也不好，那学校还能招生了吗？这是校风问题。还有就是你们抽烟的问题，你们也最好收敛一下。”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懒得说了，家长都不管，他管个什么劲儿。

他眉头紧皱说：“你们看哪个班的班主任像我这样的。我不是不知道，我就是没说。你们现在也不小了，我也是从你们这么大过来的，给你们留点儿面子。我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毕竟还小，层次不够，等以后到了大学你们就知道了。我三令五申地说现在正是抓紧的时候，你们哪来那么多的精力去干别的啊！你们要是学习再好点儿我也就不说了。总之，你们成绩上来就行，可现状不这样啊！”

“老师，是不是哪个家长来找啦？那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是有家长反映这事，但是我没说别的，是谁的家长谁自

己知道，现在毕竟以学习为主。”他接着说，“是有家长反映这事，你们的事自己知道。你们看看咱们班的叶子叶，学学他的那股劲儿，人家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现在毕竟以学习为主。”

“有完没完了，真烦。”是我们班的袁华。其实在我们班我知道的女生就几个，屈指可数。她，明显是个泼妇。脏不离口，出口成脏，一点儿都没有社会新青年的形象，声音还大得像个老爷们儿，太张扬了，耍宝专业户，以后有人敢要吗？”

“剩点儿时间上自习。曹亮，你过来。”看来，曹亮的耳朵又要起茧了……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三十多岁的硕士生，叫李欣。有个很好的姓名，是个四眼，个头不高，一米七多点儿（多点儿，也就两厘米吧）。听说他是沈阳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到了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推敲出很多有可能的理由：第一，可能是因为沈阳太穷了，他混不下去了。第二，可能是出什么大事，为了逃难跑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家里逼迫他和一个村姑结婚，为了逃婚才跑出来的。要是你也是硕士生，让你和村姑一起过日子，你愿意吗？

我那时候什么也没做，只是睡我的觉。我没听到老师说什么，这些都是鹏远告诉我的。鹏远是我的好哥们儿，从高一的时候就是，好哥们儿，什么时候都是，多年来联系最多的也就是他。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你话太多了……”老师问。

“没有啊！我不觉得！老师，我就是说事呢！”曹亮说。

“是什么啊……”老师又问。

“没什么啊！就是该说的事啊！”曹亮开始辩解。

“喂，别睡了。哈喇子都流到地上啦。”景明说。景明是我们班的才子，和郭敬明读音大致相同，就是文才差了点儿，弄不好就真是郭敬明他哥。

“啊！”我摸了摸嘴角，结果什么也没有，忘了我睡觉不流口水了，又要我。

“哎，刚才老师表扬你了。”

“去死吧你！他说什么了？”我虽然不相信，但我还是想知道，到底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一心只读圣贤书，好学生！让我们好好学习你。哈哈……”

“他有毛病啊。”真难以想象，他还知道我的存在！我还要睡我的觉，这和我无关。毕竟我是个学艺术的学生。

“哈……哈……哈哈！”这时刚下课，曹亮奔我就来了。

“笑个毛啊？给我支烟！”我刚醒，迷迷糊糊的。

“他……他说……说……说你。哈哈……哈……哈……”

看到他捧腹大笑我不知所措：“怎么了？他说我什么了？”

“他……他说你像他，说你有心思，好……好学习以后也能像他一样……”

“我要是像他似的我就得去死。”我可不想像他似的，那就我就疯了。

哎！现在，我要是能像他一样就好了。至少还能养活我自己。天好灰，像心情一样。

也好久没回去看看他了，听说都升到主任了。我知道为什么只有坏学生才会想着以前的老师了。因为，这些超积极分子没事就给老师找麻烦，和老师混久了，自然会想起的。的确很怀念以前的日子。等我有了时间一定回去看看那破学校是不是黄摊子了。

想到了这儿，我点了一支烟。看着窗外渐黑，心中许多惆怅，叹亲情难理。

吸一支烟，不是想知道尼古丁的味道，而是喜欢云雾缭绕的感觉。

品一口红酒，不是想知道它的年代，而是喜欢可以麻痹自己的感觉。

一座城，一片房，一条街，一排树，一个人，一阵宁静。  
一支烟，一杯酒，一段情，一份想念。

关上灯，感觉到了什么是惧怕黑暗。我决定，低头向那个无情无义的人伸手，我发誓，我一定会算清每一笔账。

记得上次伸手的时候是三年以前。那时是我刚要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妈那时经济条件有限，没有那么多的钱让我上学，那时我为了不向他伸手而差点儿辍学。但是，我妈先低了头，无论如何都得让我去找他，让他先借一笔钱给我，到时候再还给他。这次不一样了，因为，这次是我先有的这个念头。因为我知道，我的学位等级高了才会有个好的将来，我才能好好照顾我妈，有个像样的家，才能和他算清这笔近



二十年的账。

我拨了他的电话：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或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拨打……

不知道他又和哪个女人在一起鬼混了。没办法，只好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可是，他的办公电话在我老妈手里，这事我还没和她说，不知道她是否赞同我的做法。

我回到了我的窝棚，把我老妈给我的备用钥匙翻了出来——去我妈那儿。

“妈，我回来了！妈，我回来了。”我一边脱鞋一边喊，可是没人。

我只好打个电话。都这么晚了，真让人担心：“喂，妈！你在哪儿呢？”

“我在满汉楼和我们张经理陪客户吃饭。你今天怎么回來了？”我妈问。

“我是你儿子，回来看看你怎么了！你几点回来？”我说。

“我还不知道呢！你要是没吃就自己做点儿。冰箱里有东西。”我妈叮嘱我道，生怕我饿着。

“妈，你要是能早点儿回来就早点儿回来，我有点儿事和你商量。”

“我知道了。”

“妈，你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

“行。宝贝儿子，壶里没有热水了，别忘帮妈烧点儿。”我妈嘱咐道。

“你能不能不那么叫我，真是。行了，我知道了。”

“好了，我挂了啊。”

“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打电话。”我再三叮嘱。

我妈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充满活力地过着小资的日子。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叶晓玫有个二十多岁的儿子，追求我妈的人也不少，我老妈的姿色不逊当年，就是因为我妈当年的姿色才被那个无情无义的家伙给骗了。

我妈上大三的时候认识个人叫王志强，也就是我父亲。那时他们走在一起让很多人羡慕和嫉妒，尤其是长得帅点儿的。因为我父亲根本不帅，就是嘴好，再加上有点儿能力，就把我妈骗到手了，我始终觉得他就像个诈骗犯。在大学里还挺恩爱的，可是，毕了业，结了婚就不一样了。生活把他们变得平庸，生活也开始平淡无奇缺少激情，其实这就是生活。我妈成了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他也变成了整日在外边应酬的小职员。一天天的，我妈除了打理家务就是跑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照顾老的。他在外边除了应酬就是应酬，还染上了夜不归宿的恶习。那时，我才四岁，正好是我记事儿的时候。这时的他早就有了越轨的行为，在外边有了个女人，那个女的是一个外企的会计，好像姓林。从那以后我和我妈的生活里就有了阴影。

自从我妈知道他的事后憔悴了许多，一下子像老了三十岁。也自打那以后，我再没有叫过他一声爸。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使我妈从阴影里走出来的。但是，这件事给她留下了一条深深的伤疤，一道永远不可能愈合的伤疤。我开始恨他，在一片绿地上，他一手建造了一座爱的城堡，也是他一手把它给毁了，剩下的只是一堆废墟，绿地变成了荒漠。小时候看到别人的父母带着孩子在一起有说有笑，共享天伦之